書義斷法

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贍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書義斷法卷四

元　陳悅道　撰

周書

泰誓上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合萬物而並育者天地之至德統萬民而首出者

聖人之至誠

此理一分殊之說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萬物之所以生成孰有外於天地者故以天地揔言物固物也人亦物也聖人亦物也此以理之一言之也靈萬物者人之所以異於物亶聰明者聖人所以異於人其位為元后亦不過為民父母不能徧及於物也此以分殊言之也天地無為故理一聖人有迹故分殊能循其聰明之實以幾於天地之

仁其仁民愛物安知不與天地同功特本其初而論
之則理一分殊之辨不可以不明而君天下者之仁
不偏愛當以愛為先務耳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為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天相民聖人相天皆不過為民而已故君之於民不
惟君以長之尤必師以教之不特政事之所加而深
明教化之所及凡此者皆以愛民而措之久安長治
之域耳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即綏而安之以厚其

生此經綸參贊之道非特民之所望於君而正天之所托於君也為人君者豈可謂不能而聽斯民之自為之理者哉

泰誓下

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

日月之照則有光光之極者則為顯文王之盛德與日月並明然光四方者明之普明顯西土者明之徧及虞芮之質成江漢汝墳之被化中天而照四方者

也岐山豐鎬之建都發政施仁之先後肇國而在於
西土者也顯西土照者愈光光四方則愈遠武王述
文考之德以誓師可謂善言德行矣

武成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
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聖人之興不愛爵土官職以待天下之賢能修學五
教三事以正天下之風俗然其於風俗益惇明乎信

義於賢才益崇報其德功教化愈深爵賞愈厚庶官有所激勸而方民無不從化此其所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人見其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垂衣拱手坐享成功而不知其紀綱之布置意氣之感發有自来史臣紀武王無為之治推其致此者以終武成之書旨哉

洪範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洛書之出也九疇之數而已而禹乃即洛書以明洪範即洪範以為九疇是雖不離乎數而理已行乎其中矣盖古今天下之大法即日用彛倫之大經禹因數以觀理而大法以明箕子即數以明理而大經以正然後歸美於禹而推本於天所以見理之果不違乎數故人倫天理之所由叙也攸叙者言彛倫之所以叙而彛倫之叙即九疇之叙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

曰恊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

天地自然之運孰有大於五行事物當然之理孰有加於皇極聖人明事物當然之理合天地自然之運一身之五事已參乎五行矣而尤厚於人之八政以因乎天合天之五紀以示乎人天人交感極參贊經綸之妙而皇極立矣故五行不言用以見二氣之自然皇極必居中以見一理之當然此洪範九疇之本旨而微箕子不能明其初與其所以用也初一是本

文曰五行是敘下皆倣此其次序則先說五行是天
運五事八政是人事五紀又是天道天人相間說
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
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五數居中猶極之居中而四方上下望以取正焉者
也正己以立皇極之本稽疑庶徵以行皇極天下之
至善而合乎時措之宜然後參之神天以驗其從違
示之以禍福以昭其懲勸而皇極之道無不行者矣

稽疑是決之鬼神庶徵是驗之天象嚮是勸之五福威是懲之六極聖人之懲惡勸善與天福善禍淫相參聖人者天下標準雖已建極猶婉曲以行之使天下之人皆通乎上下幽明之故而凜然於福善禍淫之天此民之所以取正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五行用天地生成之數故論其性稼穡乃人力生成之功故論其德論其性則天地之生成本於自然論

其德則人力之生成出於使然自然者從微而至著
使然者發育而暢茂故水火金木惟以曰而於土穀
以爰言於是而為稼穡也直言其稼穡而已非以名
言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
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肅乂哲謀聖者五事之用
蓋人一身皆有當然之則能循其當然之則其於身

心動靜云為之間自有不可勝用者矣然則析而言之者如合而言之則敬者德之聚未有居處恭執事敬而不周於用也此敬所以為學之始終也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未有思睿作聖而不能全其德者也此土之所以寄於四時也此又明疇者立言先後之序也

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皇極居九疇之中如屋極為極中立而四方之所以取正焉者也然君以極為極而錫民此固上予下之辭至於厥民於汝極而保極亦以錫言何哉蓋極者天下之所共由非一人之所得私亦非勢力之所能限量也以極之集福者言之則為上錫下以極之共由者言之則為下錫上上錫下則為皇極下錫上則為汝極蓋皇極之君民相與者如此保極者言其常為天下之標準者也建極而以福與之上錫下也廣矣此謂斂錫保極而終身

行之則下之錫上豈不久遠而無斁哉上是為生民立極下是為萬世開太平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聖人之建立人極於成就人才見之蓋天下之人品亦不齊矣聖人於有猷為守之人才念之而不忘於其不協極不罹咎之中人受之而不拒至於有康和

之色為好德之辭亦皆錫之福祿而誘掖其進是以
有才者得以自見中人者足以自容而色言之善者
亦皆有所激勸其成就人才轉移風俗之道無所不
用其極斯世斯民所以悉為皇極之歸矣夫極者四
方之所望而取正者也賢者勉而進常人者亦可以
企而及宇宙間無一民不睎以為標準故曰惟皇之
極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

王之路

以言皇極之教必以是為標準而取正於此也人之一心不中不平則必有作好作惡而失其好惡之正者矣義利界限之不明則必有猖狂妄行而失其所共由之道路矣蓋處物為義在物為理道路者皆理之所共由者也好惡之偏不能遵而行之皆物欲蔽之不能行其所當然者耳故言遵義遵道遵路以見人之視此為標準言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以見皇

極之所以爲標凖其原皆生於人心之私而昧乎天理之正使非有建極之君何以使斯民之會極而有所取正哉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王道即皇極也本廣大本平易本正道人人可行若大路然惟一念之私反覆蔽錮失其坦然之道無以造於當然之極故皇極之教欲其無偏於己欲其無

黨於人無黨於人復欲其無偏於已悉去其傾邪反側之累而共由於公平廣大之途然後天下之民無不會極而且歸於極矣會者合而來歸者來而至蓋必至此而後為極故箕子反復其辭以明之而且以賛詠乎皇極之建天道之成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曰者箕子更端之辭也敷言者敷衍為言不特上文所行之言凡先聖後聖之所以垂世立教者皆言也

欽聖賢之所以敷言是天下之常理是天下之大訓非君之訓而實天之訓其所關係如此而可已於言哉此理此言斯民由之則為彝君師教之則為訓而天道精微之蘊舉不外此故其言之不可以不敷而以箕子之賛詠皇極復為更端之辭以深明之也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踐君師之教而近道德之光君之所以不遠於人也

推父母之恩而居君師之位民之所以不忘其君也
父母之愛子甚矣如保赤子心誠求之蓋惟恐其教
之不孚行之不力而去道之遠也今既聞其教行其
道以近天子之光華則其於父母罔極之恩何日忘
之豈徒以勢而君臨之哉故箕子明皇極之疇於其
將終言民之所行如此而述民之所言如此也
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正直之用一剛柔之用而聖人治民豈不欲相安於

無為因其平康而一以正直待之哉以其時俗之不同氣禀之不一不得不委曲以施其剛柔而使終歸於無過不及之道也故強梗者以剛克柔和者以柔克此以剛克剛柔克柔酌其時俗之宜也沈潛潛退者以剛克高亢明爽者以柔克此以剛克剛以柔克柔矯其氣禀之偏也三德之用陽舒陰斂此民之所以皆恊于中而會歸于有極歟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

成人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為君臣者皆有關於天所當深省苟能各省其失得則五者之休咎以時此蓋以位之尊卑驗休咎之大小也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各當盡職如歲月日三者雨暘燠寒風不失其時則朝野之休徵皆見此以一理之感應占萬事之太平也天有五行人備五事其責任之重則在王卿士師尹其泰和之運則著於地利人事賢才國家箕子於此蓋極言休徵之可考

而休咎之有由為人上者可不深省而勉圖之哉

卿士以下不言省蒙上文也

旅獒

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下之獻者各隨其方物上之受者不貴乎異物是可

以見聖德之感人深矣盖其所慎者本人心天理之

所同得故其所貢者惟物産日用之常行使其敬德

不足以珍奇為尚遊於耳目之玩者無窮而本於性

分之真者愈怠又何以柔遠人而治天下國家哉是以聖人必先慎乎德持守之深而嗜欲之淺非武王不能慎此德非太保不能為此言也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明王在上四方遠國畢獻方物王者不自私而舉以分賜諸侯是以昭示方物于異姓之諸侯使之無廢其職分寶玉于同姓之諸侯使之益厚其親如分陳

以肅慎之矢魯以夏后氏之璜是已　上之所以柔
遠人者此德君之所以賜諸侯者此德諸侯不敢輕
易其物而視之者亦惟此德雖其所賜有同姓異姓
之殊方物寶玉之異然德寓於物人亦以德視物則
一而已矣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
以道接
不役耳目以為百度之正所以謹其外也不玩人物

以喪本心真所以謹其中也然至理所寓不越乎日用常行之道揔言其要惟在於內外交養之功惟內之所養不至於妄發外之所養不至於妄受則存養周遍表裏如一又何至於喪德喪志而徇耳目之欲哉西旅獻獒乃役耳目之一事而太保揔言內外交養之事無一不及亦猶太公丹書之戒于盤盂几杖無不銘之以示警也

大誥

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寧王武王也卜天意之所寓也寧王遺寶龜而紹天明天之明畏已弼我丕丕基矣今日之有大事休朕卜併吉豈非天之明畏而弼我丕丕基者哉天將定天下之大業故上可以決天下之大疑天之所命所相所弼皆於卜而占之豈以昔之惟卜用可以驗天意而今之惟卜用不足以紹天明哉此東征之師所

以質諸鬼神而無疑考之寧王而益信也嗚呼一言

成王之所感深矣

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

上天閉塞艱難之會因以立功而可成此為人上者不可不極卒寧王之圖事也人君化誨誘勸之辭徵之天人而可信此人臣者不可不終寧王之圖功也

寧王於武王所立之功則繼其志者在我寧人於武
王所用之人終其功者在友邦君不敢不極卒者成
王之所以自任於己曷其不于者成王之所以相期
於人也反復乎古今參驗乎天人東征之師其可已
乎
微子之命
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
國咸休永世無窮

以世德崇湯祀所以存一代典章之舊以客禮待微子所以垂萬世久遠之休既往之統有傳方來之休未已葢其尚古之心不惟可慕之先王而公平廣大之心猶可以垂之萬世也尊先王而文獻足徵繼絶世而與國同休稽之古而不悖傳之後而有永王者之盛心可見矣

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寛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先儒以整齊嚴肅為敬則齊之為敬決矣湯之學在於聖敬日躋敬以直內則聖無不通廣無不包淵無不測此其敬德之積如此膺上天眷命除斯民邪虐之害此其仁功所加如此然成王之命微子推本湯德必自盛德全善推之于以見功之著在一時而德之垂者愈遠而愈無窮是以尚論其德而推本於敬也

又按周之命微子必推其祖宗之德而商受之非無一語及之亦可謂厚之至矣

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
公尹茲東夏
有大德者必得其禄故自極人臣職任之崇有大人
者正己物正故能布中外文明之治蓋人皆有德而
微子獨厚於德天歆享之民敬順之盛德之不可忘
故建爾于上公然令德顯顯宜民宜人東夏之尹治
當必有可觀者故成王誥命之辭稱其已然而勉其
將然國在東方地為中夏治愈明而德愈厚此成王

拳拳之望也建爾上公所以崇德尹茲東夏所以圖
治成王臨遣微子之辭期予于治之意蓋如此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
往敷乃訓者成王遣微子就國之辭也欽哉者敷教
之本也服命之不謹不可以訓典常之不率非所以
訓率典禮之常以蕃衛之忠其訓教之所由敷者予
欽哉一語其又敷教之本領者予成王之命微子曰
庸建爾于上公上公之服九章九命其袞衣綉裳近

於天子僭逼之慾常必由之能敬以敷訓則必能慎以輔君敬與不敬之分於此可見

康誥

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

明德慎罰為康誥之綱明德又慎罰之綱文王之德見於恤窮用人敬賢至於威其所當威耳明德之用周而威之用寡康誥詳言其德蓋指其顯於民者言

之也文王之德可以區夏而肇造之初惟聽一二邦
之漸修如虞芮之質成江漢之教行是已其尚德不
尚刑之意昭然於天下故其以漸脩治之化悠久而
不能已於人心者此蓋惟文王能之而皆非有心於
天下也
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
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
古先哲王用康保民

此武王告康叔以明德之實也德無常師其於義理之無窮體用之周徧豈可以一言盡哉近守家法既欲其祇述文考之事紹其所聞而服其德言矣遠師聖哲復欲其求之殷先王又遠為商耇成人又別求聞古先哲王皆所以探索義理之本原而推廣實德之功用其紹聞以行文王之言宅心以加教誨之道皆所以修己也用保乂民用康保民皆所以治人也此四語者互言修己治人之事經緯以成文非謂師

文王尊商耇止為修己求殷先哲與古先哲止為治人合而觀之則可以語明德之學矣

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無遺商耇以端治本而明化源稽我古人之德以安萬民而保一國然後此身之理能究其所從出此身之德能充其有餘可以不墜吾君分土分民之命矣然止能不廢在王命終可免過而已非以為己是也

則康叔之尊賢而稽古弘道蓄德者豈可有一息之不勉而不思王命之重哉

乃服為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殷民之闕係甚重康叔之責任非輕盖弘王化以和保殷民者此民也助王室以安宅天命者亦此民也深思夫承宣夾輔之寄而反復乎人心天命之由其必思所以作興鼓舞其民而去其舊染之汙矣以殷民之舊俗而康叔能作新之則夫乃服之事無大於

此者此大學克明德亦引康誥作新民之語以明之也

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弃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明罰以服人心之公戒勑以勉人心之和和則安矣未有安而不治者也人惟心服是以心和是以去疾之心去惡以保赤子之心保善久安長治之計常必由此此猶足以見明德慎罰之效人心感通之速不

可以商俗之汙而謂其不可以安且治也　明服如
四罪咸服勑懋和如戒之用休勸之以九歌去疾如
沉痾之去體保赤子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皆人心
自然之感應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
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敬典者一國之常法敬以持之固可以裕民矣敬忌
者一代之家法敬而有戒慎則庶幾可及乎文王之

裕民也而敬敷五教在寛之意皆所以寛容養其善心而終免於刑罰能如文王之發政施仁矣化行乎江漢彼裕我民豈不綽綽乎有餘裕以此治殷民此則武王建國治民初意庶幾其可以少慰懌也此武王康誥之書所以終慎罰之義如此而拳拳有望於康叔云

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

爽明也惟思也迪導也求等也明思治民之道而導

之於吉康之地固治民者之責然武王之心未嘗不求諸己未嘗不明其德深思久安長治之本原而殷先哲王為等匹躬行踐履實已足為標準於天下而非一告之康叔也康誥之書大要言明德以慎罰故始責康叔以廸民而終身自任以康乂亦可謂深知治本矣民何幸歟

酒誥

惟曰我民廸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爾祖考之猷

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此言文王之民其風俗之厚如此故其德業之成如此也然斯民之相語詔每於小子之時導之以恒產恒心是以能承祖訓而聰聽之於德之謹告之以德無小大是以能視大德而惟一教民每於小子之時而成德由於小德之積蓋教民者不至於後時進德者能成其大德所謂廸小子猶三代所謂小學之教也所謂小大德猶商書所謂爾惟德罔小也若以謹

德爲小德而不思其爲大德之積豈文王之民所以
教小子者哉
兹乃允爲王正事之臣兹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
家
事以人事言德以天德言臣之於君有一職則必有
一事而正者所以治之也至於元德之盛大與天同
功則爲天德而王家永不忘矣盖正事者人能爲之
元德則天亦順之其永不忘於王家者乃世臣德與

國家同休者非特各治其事而已也妹土之臣能不荒於酒德以各正其事可謂盡臣道矣而武王所期之遠不至於與天合德與國家同休不止盖君子愛人以德而期於成就德業如此

在昔殷先哲王廸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

古今言敬惟畏字最切盖其始也一念之敬畏廸行於天民人己之間所以交致其敬也其終也一堂之

敬畏貫乎君臣輔弼之間所以交致其敬也商先哲王所以自治者如此而君臣交修純一恭敬賢聖之君六七作莫不皆然蓋始猶以一身持循之常法其終則為一代相傳家法矣奚至於縱酒敗德哉　經德者修己也秉哲者用人也

梓材

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大家所謂係屬人心

者固不可不以民之情達之大家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君能制命是以臣皆承命尤不可不以臣民之情達之王也　國之政有臣有民其始已達之大家矣總而言之何往非臣其情可不達之王乎諸侯承王命以牧民中立於君臣之間不以臣民達大家無以示一國之儀刑不以臣民達王者無以正一人之體統斟酌於人情之宜而歸尊於王朝之重武王封康叔之初拳拳及此亦可謂深遠之慮矣　巨家所

謂故國世臣孔子所謂卿大夫邦家也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兹

監罔攸辟

引養引恬者武王責效於邦君御事之新命也罔攸

辟者自古王者建收立監之初意也引掖斯民於安

養生全之地惟在於仁邦君與皆有責焉開置監國

於畿內所封之地不在於法此收監之所當謹也武

王封康叔於衛三篇之書皆以保民而主慎罰恭民

庶者諸侯羣臣之所共理而刑罰者監牧之所得專故於三篇將終之時言其總命諸臣之意如彼而究其立監之意如此何至輕用其法而有乖於仁哉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稽治敷菑廣去草也疆畔畎渠也塗塈泥飾也梓良材可為器也雘采色也武王之封康叔於三篇告戒

之終而喻以三者農工之事若分而言之則敷菑以喻除惡垣墉以喻立國樸斲以喻制度武王之所已為也疆畎塈茨丹雘則望康叔以成終云耳若合而言之則封國之初先欲除惡之廣諸惡既除在於立國之堅然後正其制度紀綱加以修飾潤色而治國之道終矣此又一節深於一節而是書之所以長於譬喻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

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此以下羣臣進戒之辭如名誥洛誥所云錯簡在此

亦不知其為何人作然其為進戒成王之辭無疑也

令王之所言惟當效先王文武之所為先王勤用明

德以懷諸侯皆夾輔王室以享上復如兄弟之親方

方而來視效吾君之明德葢明德之極功也令之為

后者亦式舊典而已矣舊典者何也明德而已矣明

德無君臣之間故上作而下應明德無古今之間故

前作而後述昔也庶邦享而今也庶邦丕享蓋亦德
之所傳愈遠而所感愈深耳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
孚其是之謂乎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
先后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以今日之廣土言之則天固悉付以中國民矣於中
國之中而猶有迷民令王可不務德而思有以和懌
先后之哉和之使不乖懌之使不怨先後之以左右

民是非今王之民乃先王所以受命于天之民也蓋
商俗迷惑染惡之民自今日而歸於德化則克受天
命之先王庶幾其可以少慰而天之所以付中國民
者始可無負也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已者辭之終也若茲監者意之所未終也人臣之進
戒於君所以祈天永命者言有盡而意無窮今往何
監非欲其萬年惟王而且與子孫常保其民乎蓋萬

年者一身之壽可以君臨天下子孫者一代之傳常
永保其民所欲之深所期之遠故其所言之益切而
所監之不違也所謂若茲監者亦於上文明德祈天
之事而言耳

書義斷法卷四

書義斷法卷五

元 陳悅道 撰

召誥

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誕膺天命者必懷深長之憂忠愛其君者必致深長之意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而亦有無窮之憂也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及於此則凡所

以格君之心而勉君以敬者其意豈有窮哉惟於敬德則誠實無妄視聽一循乎理好惡用舍不違乎天而天命長保矣然此未易言故召公歎息其辭以言之而又反其辭以明之也周公無逸之書凡七嗚呼召誥之書凡五嗚呼其旨深矣

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

其丕能者召公期望之辭王不敢後者召公勉勵之辭能納民於大和則今固休美矣而民之巖險可畏

常伏于大和盛美之中恃其已和且美而不汲汲於
畏民則人心險於山川殆有可畏者矣書曰天明畏
自我民明威此之謂也　誠而休者和氣之薰陶也
畏民嵒者事勢之倚伏也見於今者雖可喜而圖其
終者得不長慮却顧思先務之為急哉
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
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洛邑之作成王所以中立於天下而奠三極也以對

于上帝以祀于上下以布政于中土之民蓋自令日始矣兹此一人之私謀一時之茍合也天之所以付托者已有成命矣民之所以望治者益為休美矣王猶承天意以治天下則大邑不為虛作而成王之身所以貫通三極者豈不為益美矣夫兩言自時言自是而為三極之主也末言令休言自令而有無窮之美也此召公述周公之言以告成王也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
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以殷御事親近副貳于我周御事所以節性而使之
進於善也以敬作所動靜云為止於是而不遷所以
居敬而為之立其準也為之薰陶漸染為之品節防
閑使人有所勉勵而趨善孰若為之視儀聽倡為之
端本澄源使人有所觀感而皆安處善哉既言節性
又欲其日邁望於殷臣者無窮既言敬作所又言不

可不敬德望成王者亦無窮也此所謂一正君而國定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者也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宅中圖治之初正將為傳遠垂後之計然其所以格天心保天命惟在敬德而已其兩言王其者期之之辭也其終言祈天永命者求之之道也天道不可求而求之者在乎敬德人事必可期而期之者亦惟在於敬德疾敬德者勉之於己不可緩也德之用者祈

之於天不可欺也此宅新邑之第一義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居天下之大位者必有首出庶物之大德其聰明冠
倫出類拔萃固已異乎人矣下及下民皆刑而用之
則而象之普天率土無不觀感興起於下則於王者
之德尤為光顯也王者非有意於顯德其所以尊為
天子者在德元棐有此元德無一事不可為法無一
民不與俱新其德之光顯自有不可掩者矣究論王

位之所在則惟在德元耳不自知其明明德之功如此也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受天永命而丕若有夏欲其過之也勿替有殷惟恐其不及也上下君臣平日之所勤勞憂恤其所期望者亦庶幾其如夏商之歷年至於以小民則自可以受天命且可以受天之永命是民心之係屬猶勝於

君臣君臣之憂勤至小之微民能受乎至久之天命小民吾能以之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則永命自能受之此亦必然之理不特為期之辭也

洛誥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大臣之輔君將期以至遠之業賢君之答臣必待以至重之禮蓋周公之誨言將以營洛而告卜也周公之營洛將以予億萬年而敬天休也天休即休恒吉

之兆誨言視予卜之文非常之盛事建此無窮之丕基安得不以非常之盛禮益其忠告之誨言予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舉祀典於新邑且咸秩於無文周家之盛禮也齊百工於宗周尚庶幾其有事周公之盛心也盛禮所行無徃不及宅中圖大之初可謂非常之典矣周公之盛心惟率百工以從王欲王自教詔之以庶幾有事

所以見禮樂征伐無不自天子出豈如春秋衛國所謂祭則寡人政由甯氏者哉元老大臣德盛禮恭其事君小心於此亦可見矣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此下成王答周公及留公之辭

周公之明保君德以其能稱丕顯德也稱舉而大明其德也其身正蓋隱然有以格君心之非然後以其君發揚祖宗之功係屬天人之心前不愧於文武仰不愧於天

俯不怍於人此皆周公之能明其君而非公之自明

其德何以致此

一說以答天和民串歸揚文武烈謂所以繼志述事

惟天人二事耳對揚應天順人之極功必有君臣交

勉之盛德君臣之盛德相為輔佑則文武之大烈無

不克周所謂永保文武受命民皆此功之積也亦皆

此德之驗也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

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

毖祀

既定宗禮則稱元祀而秩無文此洛邑已行之祭禮也德化已行惟夙夜而承祭祀此繼今以後常行之祭禮也厚尊大禮舉秩大祀此八字是古註今合用之臣不以德教為已明勤施以迓太平而紹先志君不以大臣為可恃益加毖祀以奉宗廟而承祭禮盖不恃其祀禮之已盛而益謹於祀禮之常行其曰夙夜毖祀皆所

以養誠心而端政本非一切仰成而已也成王留周公以治洛其交相勉之意亦可見矣

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享多儀儀不及物凡民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是下之享上皆出於中心之誠也成王之責以安民為政事周公之德以一身為儀刑其曰勿斁曰勿替皆此心之誠而不已者以君臣之同心運不已之誠心是以四方之民無不來享葢千萬人而一心也四方

来享且明於世享盖千萬世而一心也一心所運無
君臣之間則一心所感豈有久近之間哉此二句有
君臣相為責難之意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
光烈考武王弘朕恭此下周公許成王留之辭
為人臣止於敬責難於君謂之恭周公拜手稽首以
復王命此所以尊祖其君而行吾敬也周公之承命
留以保文祖受命民所以責難於君上而大居敬也

留治洛邑奉令惟謹深思所以承保文祖受命民及
光烈考受命民二句皆為受命民設烈考以下有乂使天下人心之久
安文謨武烈之益著此其所以弘大責難之恭豈徒
在威儀進退之間哉
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
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典即典章之文也獻即所謂獻臣也人君恭以接下以恭而倡後王故曰恭先
厚於文獻為周家恭敬之令主所以正己待人圖治

之本厚也化行中土開萬邦休美之盛治所以宅中圖治之極功也皆周公所以期望於成王之辭故有兩其字猷欲期以至治之功必究其出治之原故雖特言其成績而治洛之政一本於王之恭敬其獨惇厚於典章殷民者則其恭先之目耳此周公以治洛之效望成王也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人臣信以事上以信而倡後人故曰孚先

周家一代文武之成功何往非文祖世德之所及今日洛邑之新政多子御事共厚前人之功信可慰民庶之心矣然非德無以為功也非臣倡之以信非君示之以刑無以殫文祖之德也篤成烈者羣臣之所不敢辭繼世德者君臣之所當勉故周公以孚先自任而以儀刑之成望於聕子盖必其所孚所刑者無一不盡文祖之德然後可以圖功攸終耳功則兼言文武德則惟文王之德純亦不已故以此自勉而亦

以勉成王云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也

多士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修己敬神一代相傳之心法代天澤民一代相傳之治法心法合前後而如一即太甲篇中所謂克敬克誠也治法合天人而為一即太甲篇中所謂懐于有仁者也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盖其明德

之貫通於幽明者至於天之保乂殷殷王之守帝則

德之流行與天同功使天下無一民一物之不被其

澤則明德之所及愈遠矣周公告殷多士備舉商王

之德宜必自其本而言之

無逸

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王敬作所𠃍攸居其所此之謂所君子之止於至善

而不遷也農之依田魚之依水此所謂依言小人之

得所托而不離也君子之所謂所亦無逸而已矣小
小之所謂依亦稼穡而已矣無逸而知稼穡之難則
雖安逸之時亦能知民所依而不敢忽所謂以勤處
逸也周公作無逸之書以告成王言其所能知其所
則必能知所依矣
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
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嚴恭寅畏皆敬也敬之所積皆天理之流行固足以

自撿律其身而以身為度矣若夫治民之祗懼無怠則其敬心所發見而自不能已享國之悠久無疆亦其天命之在我而仁者必壽治民之敬皆誠心充積之盛享國之久亦天理自然之安周公舉此以見誠之不可揜效之必可期固非強勉於人而責報於天也即嚴恭寅畏四字觀之則中宗之積誠敬久矣

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二王之抑畏謙下以持其敬者也人能抑畏則凡所以畏天命畏大人畏聖言無徃而不畏矣文王之卑服節儉均以成其敬者也能卑服則凡所以卑宮室菲飲食節嗜好亦無徃而不敬矣然二王之抑畏以克自言指其持身之素而言之也文王之卑服以康田功言指其及民之功而言之也將以持身則不敢逸將以及人則不暇逸皆敬之流通而為無逸之令王其所用之不同則所遇之時所居之位有不同耳

周家一代相傳之心治寓於治法則無不同也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以文王之德備道而全美故文王之政勤身以及民徽柔懿恭所謂文王之德之純也徽柔則極其和能合天下之大和懿恭則純乎恭故篤恭而天下平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蓋惟恐一夫之不獲是以在已愈約治民愈勤謂之咸和萬民則非止小民鰥

寡而已然其和順之積中發外誠心之篤近舉遠非
盛德至善其孰能與於此哉論文王之仁政非一言
可盡尚論文王之盛德則一言足以該之矣
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哲智之明也迪哲則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孟子所謂
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商之三宗與周文王有賢聖之
分而四人皆以迪哲蓋無逸一書專為能知小人之
依而言如中宗之治民祗懼高宗之大小無怨祖甲

能知小人之依文王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皆灼知其所依而且允廸其所知故以四人廸哲稱也勉勵其踐履之實而開導其聰明之益周公之有望於成王也深矣

君奭

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大甲時則有若保衡

天欲扶持人之國家則必有維持憑藉之世臣湯之

受命有伊尹以格皇天見於咸有一德之書詳矣太
甲之時復得伊尹以居保衡之任有以安天下而持
其平是伊尹一身歷輔乎聖作明述之君兼盡乎格
天保民之事天命之所以延洪王業之所以不墜也
尚論商家之天命而枚舉商家之賢佐舍伊尹其誰
哉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
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周公備述殷家之相傳枚舉當時之賢相伊陟臣扈之輔太戊克厭天心者也巫咸父子之輔太戊祖乙勤勞王室者也此皆各舉其所長而紀其功用也若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則紀其舊學之臣而不及傳說豈非問學之本無大於天人之功業者歟古今帝王言學之詳始於武丁甘盤蓋本原之正則功用自弘所以善相其君者固不專以一事名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秉

侯甸矧咸奔走惟兹惟德稱用乂厥辟
天之純佑商家以商家有賢人而實也不信仁賢則
國空虛矣惟天佑商家故商實商之所以實則以其
中外大小之臣皆秉持稱舉其德不至於曠瘝官夫
以内之百官百姓與夫王臣之微皆秉持其德以憂
君之憂外之小臣與夫藩屏侯甸及奔走服役之人
皆惟德是舉以治君之事此其真才實德之賢參錯
而列於中外而商之國實矣其實之也以德其所以

實見天之命也一時賢才氣類之盛國家氣運之昌

茲豈偶然之故哉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太顛有若南宮括散宜生見而知之孟子武成注疏及史記亦多載閎夭等事然非事實亦不必屑屑舉其功也

文王之德之政顯于西土以至三分天下有其二皆華夏之地文王一身自足以修治而調和之故周公稱其克修和以見惟文王能之耳文王既自能之又

何待于五臣之助哉周公舉此以見文王之治中國
猶可資于五臣則令日之君奭若之何而可去也至
治之極文王能之輔治之人文王亦多有之其止言
五人者舉其槩若尚父之功亦不與焉以見其不盡
紀也
亦惟純佑秉德廸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廸見冒聞于
上帝
純佑承上文天惟純佑命之文也秉德承上章百姓

王人罔不秉德之文也亦惟者言文王之德亦如殷而畧舉其文也天之佑文王純一不雜可謂專矣人以為天命之純佑而秉德五臣獨以為天威之照臨若真知威類之不可犯者然五臣之相與輔佐文王相與昭明其德廣宣其化著見丕冒者無不覆夫豈聞而知之乎純佑之天命其又將專歸乎盖羣臣雖畏天之威而不能不明文王之德天聽有不可掩則天命終不得辭自天佑之故宜純一如此也

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
裕我不以後人迷
人不能大其所監則必不能裕其所謀君奭之所當
肆監者周公所言之辭也君奭之所當猷裕者前王
後王之業也我周文武受命之美實有艱難之責任
我周繼王繼述之重實望夫明哲之作則皆君奭所
當寬裕其心而遠為之圖者故周公於召公之求去
力挽而詳告之能大監於此則必能深謀於彼庶幾

可以延洪文武之天命昭示嗣王之準則艱者不終
難而迷者不終惑也
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朂偶王在亶
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曰者武王之言所以言者武王之心也昔者武王空
臆以命召公期之以為民極故其所言既欲明勉以
輔嗣王如耕之有偶又欲其亶誠以載天命如車之
有馭又復欲其如文王之舊德以丕承无疆之休下

輔人君上乘天命遠期祖德傳之无窮其悉以命汝者非敷乃心予其必自任以天下之重重非作民極者予盖武王之所言即武王之敷乃心而言之一節深一節則所謂无所不用其極者也召公於此可以悠然思矣

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周都西土去東爲遠故以日出言

當成王時泰和休美之治非二公之棐輔何以及此

然文祖之成功未竟四方之政化無窮近而繼志述事遑而布德行化必使文王之功成於不怠海隅之地莫不率從然後為篤輔之極功篤如為信恭之篤勉勉益厚使文謨之丕顯者无不成而極地之載者無不服庶幾可以塞吾二人之責而無負於篤棐之任焉耳又豈止如今日之所觀而已哉

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民以順治為德若召公者已知民德之有初矣而終

之未可保也臣以用治為敬若召公者已知此言之
當敬矣而敬之不可已也此召公已留周公飭遣之
辭故勉公益持其敬不可不如民德之有常敬順其
言而深思天下之用治召公之敬德有終則民德亦
有終矣

蔡仲之命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
歸于治

古之聖賢不敢取必於天命人心之所歸而惟取必於在我之為善葢事理之當行人情之可欲皆善也以德動天以惠懷人亦善也天命猶有去留人心猶有離合惟力於為善則善之所積即治之同歸無親者親於德無常者懷於惠所謂同歸于治者舉此可以類推而為善之治亦未有大於此也可以善推其得之不善則失之蔡仲之閒斯言也可以善推其所為矣

多方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人謀之不裕者以其心之不實也人心之不實以其不知天命也苟知天命則必能夾輔介助以治王事而享天命亦必能宅宅畋田以順王道而廣天命竭其人力而循乎天命則事事皆實理而動靜云爲之間無有不寛裕者矣寧有欺詐之私而爲廹切之謀

哉成王伐淮夷而歸作是書以告四國多方亦欲其常畏天命以盡忱裕之道耳其三曷不之辭委婉開導上陳天命下極人事亦可謂忱裕之言矣

忱如尚克時忱之忱裕如告君乃猶裕之裕此三言曷不者責其何不如此下文四言爾乃者責其不可如此

立政

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

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拜稽以盡其禮所以見君位之為尊而將有責任之重也嗚呼以致其嘆所以見用人之為美而實有無疆之恤也王之左右有三宅以任政又有綴衣虎賁以侍衛皆有輔佐承弼之責皆職任之至美而擇選之當謹顧世之知所憂者甚鮮此周公所以慨然興嘆也為人上者烏得以勢任之隆權柄之專而輕用人哉致敬以表天子之尊使知惟辟作福致嘆以言

五官之重使知為君之實難此立政之書所以作也古之人廸惟有夏乃有室大兢籲俊尊上帝廸知忱恂于九徳之行

國勢與人才而俱盛所以為事天之實人才惟九徳之是求所以見用賢之實有夏之時天下莫强焉宜無得於人才之助矣而夏王之用心以為天實生賢不敢受而敷施之是為褻天以天視賢則其招徠之意可知已然國家之用不當徒取其過千人之俊而

必信求其實有九德之行故用人之際廸知而非苟
知忱恂而不輕信凡皐陶所謂行有九德者無不真
知其底蘊而忱恂於任用此其知人之實行乃所以
為敬天之實意而古人有行之者惟夏為然
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
乃準茲惟后矣
有夏之人拜手稽首以告后致敬以尊其為君之名
也言宅乃事至茲惟后矣致告以叙其為君之實也

蔡氏之說已盡之矣為人臣止於敬而責難於君謂之恭其尊之以名者非虛文聖人不偏愛而急親賢之為務其告之以實者非贅辭自古君臣之相告教臣盡臣道也自古君臣之相安君盡君道也於其君忠告而善道之乃所以導一人於其臣審擇而信任之乃所以安三宅有夏君臣之相與蓋如此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

湯以七十里升為天子其能大治上帝之明命者豈有他哉能用宅俊也所以能用宅俊能即宅俊也用宅俊則預為儲材所以分職任而垂無窮即宅俊則各就名實所以尊師傅而為矜式此其用人之周尊賢之至非所謂能自得師者歟國家政事之分任无非上帝耿命之流行典禮命討皆其昭昭不可掩者湯出而丕釐之是必有分任其責者矣

天下三政總而言之則曰帝命分而言之則曰三

衍宅所用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三俊

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

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湯之用人至周至容故其治民之功至純至大克即宅俊見前蔡解但以就訓即蓋與洛誥之伻嚮即有僚无逸之即康功田功同義皆使之得其職而著其

才也湯之即宅俊實能克之其嚴思而丕式之者所以即宅俊蓋信乎其能用宅俊也尊禮成就已用未用之人才協和化成在内在外之民俗此其新民之極功可驗用賢之成效非湯不能至此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克厥宅心能其三宅之心克俊有德能其三俊之德也或云克厥宅心當作克知厥宅心或云克即知字蓋古人言語之相傳或有脱字而以意逆之可也如

言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不言凖人舉人舉其重者而知其併及三宅三俊也然題上有三克字蓋惟文王能知三宅之心故能立三宅之事惟文王能知三俊之德故能儲三俊之才言此以見文王之誠能而他人不能也以宅心為君心非是

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受丕基即下文所謂受民

此承上章言文王之能用宅俊而繼言武王亦如此

也武王率循文王救寧之功故不敢替撥亂反正之才率循文王丕顯之謨故不敢違休休樂善之士才德兼用功謨並著基業之大而益大其不以此歟周之王業始於文王而成於武王故謂之並受其所以能並受者以其義德容德之交助也其所以能並用者以其救功嘉謀之率循也其所以率之者有無窮之才則其所以受之者豈不足建無窮之基哉

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

王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立政者此篇之名也繼自今者成王為政之一初也俾亂相民和獄慎者三事中之目也立政之要孰有大於三事者乎然必有以知宅心之所順然後君子各得展其所長必有以望君心之所守然後小人不得乘其間隙所謂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也知賢才之心則衆務畢舉可以為立政之助知吾君之心則終始惟一可以端用人之本自今立政此

外無他道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有司之牧夫即司牧也庶慎則國之禁戒儲備

天下之事莫重於牧民故於有司之牧夫必訓勅其用命與違命者至於庶言庶獄庶慎所掌各有人文王未嘗侵官也朝廷之事次當慎於出令故惟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至於庶言之所以出納亦有不容不知者文王亦非敢盡付之無為也然謂之罔

攸兼特不兼其事耳猶知之也謂之罔敢知則初若未嘗知有其事者信任之益專也事之大小已斟酌其輕重而事之行否付之職掌至於文王之敬畏思不出其位之意則流通於國家政事之間非文王不能處之各得其道非周公不能知文王之用心如此也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為成德之彦以乂我受民

人君思賢之心見之一話一言而不忘然後治民之

功白之惟天惟祖宗而無愧蓋民非我之民乃受之

於天於祖宗非成德之彦固無以共治之也知受民

之必有所托則必知賢德之不可一日忘是以必終

思之而且不敢一語忘之也一語之輕稍有不專任

賢者之意則小人乘間而入又烏知賢才進退關於

民之政如此其重哉

未惟如商書之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話言如

詩所謂永言孝思永言配命是也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人之文者周家一代治體之所尚惟正者周家治職之所分蓋成王為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不言武者以見成周盛時禮樂彰法度著郁郁乎文其自今以美矣然一時之文治雖已具舉而官之職守不可以相侵如刑獄禁戒儲備之事皆付之正人以治之不可以一時之快意而或誤之也前言罔兼于庶獄庶慎繼言罔敢知于兹事之大小惟恐獨斷而或有失誤

此言經世之文非可以苛察果敢爲之文也

凡事不明大體而皆欲以身任之者必至於失誤

亦非所謂經世之文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玆乃俾乂

立政者必建三宅之官非克宅之不能得其才以居其位俾乂者必玆三宅之助非克繹之不能繹其才而盡其用由繹者由其外以繹其中由其言以繹其

心由其德以繹其用細繹用之使之展布四體而各竭其力以事上庶幾可以俾人而古今王者相傳之治法不外是矣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立政者今日之新政用人者所賴以共治焉者也然欲成輔相之業則必明取舍之端蓋憸人者吉士之反而治之撓給者必不能勉勉以輔國家也自今立政固朝廷圖新之一初而憸人吉士尤國家理亂之

所係故周公之言立政用人勿以示禁止之嚴而惟以示倚任之重藹藹王多吉士其於治國平天下也何有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兵威之詰治其地有限德業之繼述其意無窮禹迹者九州之地也海表者禹治水之所及也非詰戎兵無以服人心非廣德業無以繼先志然詰奸刑暴之

兵至禹迹海表而止覲光揚烈之責所望於後王者豈有已哉耿光者德之著必如親見之大烈者功之成必益發揚之使明者愈明而大者愈大斯亦為立政之要而周公之所以拳拳也

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刑罰之條例必得中使後王法式而慎用之此蘇司寇之治法也敬畏之心常存使國家久遠而利賴之

此蘇司寇之心法也周公立政之書末及庶獄於其終也特呼大史書司寇蘇公之法以為一代作程故不特取其中罰之可用而深取其敬心之常存周公一代維持憑藉所以為有道之長者已在於此烏得不探其心術之微而特書以垂訓萬世哉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seal]

書義斷法卷五